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白马酒店

林树明 / 卢 玫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白 马 酒 店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林树明 卢 玫 译

1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白马酒店

THE PALE HORSE

Copyright (c) Agatha Christie Ltd 1961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林树明 卢 玫
责任编辑：龙国义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7.8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691-3/I·1025
定 价：17.5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华书店
PDG

目 录

开场白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7)
第四章	(36)
第五章	(54)
第六章	(65)
第七章	(77)
第八章	(89)
第九章	(92)
第十章	(103)
第十一章	(111)
第十二章	(121)
第十三章	(131)
第十四章	(139)
第十五章	(150)
第十六章	(158)
第十七章	(166)
第十八章	(182)

第十九章·····	(197)
第二十章·····	(206)
第二十一章·····	(212)
第二十二章·····	(223)
第二十三章·····	(233)
第二十四章·····	(240)
第二十五章·····	(245)

开场白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依我看,可以从两个方面探究“白马酒店”这桩怪事。尽管俗话说得好:“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可做起来却很难。哪儿是这桩事的开端呢?

就是对于历史学家,要找出某一段历史始于何时也是很困难的。

既然如此,这桩怪事可从戈尔曼神父离开住宅去看一名垂死的妇人那一刻谈起,也可从这之前的切尔西的那个夜晚谈起。

不过,既然我正在叙述的大部分内容与我有关,让我还是从后者开始吧。

第一章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叙述）

1

蒸汽加压的煮咖啡器像发怒的毒蛇，在我身后发出一种邪乎而不祥的嘶嘶声。我觉得，我们时代的大多数声响都是这样的：喷汽式飞机从天空突然飞过，发出吓人的呼啸声；地下火车逼近隧道时，气流急喘地嘶鸣；地面上那些重型卡车，更是像把你住的房子也震得摇晃起来……甚至连时下家庭里发出的轻微声响，似乎也都带着不祥的意味：洗碗机、冰箱、高压锅、吸尘器，它们用起来倒方便，可发出的声音像是在警告你说：“当心！我是受你奴役的妖怪，可当你控制不了我时……”

这是个充满危险的世界——没错，满布杀机。

我搅拌了一下面前冒泡的咖啡，香气四溢。

“您还来点啥？香蕉熏肉三明治好吗？”

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我觉得有点玄乎。香蕉使我想起

童年那种加糖和甜酒的饮料。至于熏肉，我觉得应该和鸡蛋一起吃才正宗。唉，入乡随俗，到了切尔西，就得照切尔西人的吃法了。我同意来份上乘的香蕉熏肉三明治。

我在切尔西虽然租了间带家具的公寓整整住了三个月，可对那儿的一切还是很陌生。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蒙古建筑的书，就此而言，无论住在汉普斯特德、布卢姆斯伯里、斯特雷特姆或者切尔西，对我都一样。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毫不在意，只专注于手边的事，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在这个特别的夜晚，不知怎么的，一种所有写作的人都曾经历过的厌倦感突然向我袭来。

蒙古建筑、蒙古帝王和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事件，突然都变得轻如尘土。算是些什么东西？我写这些干啥？

我翻翻前几页，瞧瞧自己的文字，觉得全是一派胡言，没什么意思。是谁说过“历史本是一派胡言”？是亨利·福特吗？说得绝对正确。

我厌烦地推开书稿，站起身，看看表，已快到晚上十一点了，自己到底吃过晚餐没有？肠胃告诉我没吃过。中餐呢？对，在图书馆吃过。但那已隔了很长时间了。

我去打开冰箱，里面还有一小块干牛舌，可它一点也引不起我的食欲。于是我去国王大道上闲逛，最终迈进了窗户里透出红色的霓虹灯拼写的“卢吉”招牌的咖啡馆，等待着熏肉香蕉三明治，思索着现代人生活里种种声响的不祥意味。

我想，这些声响与我早期对哑剧的记忆有某些共同之

处。戴维·琼斯在一团烟雾中从柜子里钻出来！隔着邪乎的活板门窗，向某个名叫“活仙钻”之类名字的人挑战，这个人挥舞着一根显然不堪一击的手杖，用呆板的声调唱着“好人终有好报”的陈词滥调，这种“即兴调”其实与这出哑剧根本无关。

我突然想到，或许邪恶要比正气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得多。邪恶总是那样惹眼！惊吓人，向人挑战！以不稳定之力向稳定的力量挑战！我想，稳定恒久之声最终总会获胜，总会战胜“活仙钻”那呆板、押韵、与剧情无关的陈词滥调：“有一条弯弯的小道，沿着山坳，通向我心爱的老镇。”所有那些兵器看来滑稽可笑毫不管用，却一定会战胜敌手。哑剧的收场千篇一律，参加演出的演员，按角色的重要性，排列在梯子上，“活仙钻”为了体现基督教谦逊的美德，不会抢先单独出来谢幕，只和她在剧中的魔头对手并肩排在行列里。此刻的魔头已不是那个可怕的喷火怪物，而是一个身着红色紧身衣的普通人。

咖啡器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我招手再要一杯咖啡后，独自沉思起来。妹妹老怪我对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怪我“只活在自己的天地中”。这样，我开始留意起四周来。切尔西咖啡店里的新闻从报上几乎每天都可知道，而实地领略现代人的生活这却是个好机会。

店子里较暗，没法看得很清楚。顾客几乎全是年轻人，我想，他们大概便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在我看来，这些女孩就跟时下一般女孩子一样脏，穿得也很累赘。还是几礼拜前，我出门与几个朋友进餐时，我注意到坐在身旁那个大

约二十上下的女孩,即使餐馆里很热,她还穿了件黄色套头毛衣、黑裙子、黑毛袜。吃饭时她脸上不停地淌汗,毛衣散发出汗臭味,头发也好久没有洗过。据我朋友说,她很迷人。我可不以为然!我想到的首先是应该把她扔进浴缸,给她块肥皂好好洗洗。转念一想,或许这只能证明我已跟不上时代,或许是因为久居国外的缘故。我不禁回忆起那些迷人的印度妇女,盘着美丽的黑发,穿着艳丽的包头裹身的莎丽服,身段优美,步态摇曳多姿……

我的美好回忆被一阵尖叫声打断。邻桌的两位年轻小姐开始争吵起来,与她俩一道的小伙子想把事情摆平,可没用。

突然,她们又对骂起来。一个女孩打了另一个一巴掌,被打的那个用力抓对方的头发,她俩像两个泼妇,歇斯底里地殴打,一个是蓬松的红发,另一个披着长长的金发。

不知她们究竟在吵什么,只听见她们不停地叫骂着,邻桌上的人也开始凑起热闹来。

“打得好!用劲,卢!”

瘦削的、蓄着短腮须、看起来像意大利人的店主(我猜想他就是卢吉),从柜台后出来,走上前用纯正的伦敦腔劝道:

“够了,住手——快住手——马上你们可要惊动整条街了。警察会来找你们的。住手,听到没有!”

可是金发女郎只管发疯似的扯住红发女郎的头发,还一边尖叫道:

“你别的不行,是条只会偷男人的母狗!”

“你才是条母狗。”

卢吉和两名尴尬的陪伴都用力把她们拉开。金发女郎手里抓着一大把红发，高举着炫耀了一会儿，然后将头发扔在地板上。

这时，前门被推开了，一名身着蓝制服的警官站在门口，威风凛凛地问道：

“这里在干什么？”

“只是开开玩笑。”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回答说。

“是啊，只是朋友间开开玩笑。”卢吉一边回答，一边敏捷地将地上的头发踢到最近的桌子下。

那对仇人也假装友善地朝对方笑笑。

警官怀疑地望着每一个人。

“我们要走了，”金发女郎甜蜜蜜地说，“走吧，杜格。”

碰巧这时另外有几个人也要走。警官严肃地望着他们离开。从他的眼神可知，这次就这么算了，下次他会特别留神。他缓缓地走了。

红发女郎的男伴付了账。

“你还好吧？”卢吉对正在整理头巾的姑娘说，“卢对你也太狠了点，把你的头发连根拔起。”

“其实不太痛，”姑娘平静地说，对他笑了笑。“给你添麻烦了，真抱歉，卢吉。”

事情结束了，店里也空无一人。我在口袋里找零钱。

“她真有运动家的气概。”卢吉赞赏地看着她的背影说。他拿起扫帚，把那些红头发扫到柜台后面去。

“不痛才怪呢！”我说。

“换了我，早就痛得叫出声来。”卢吉说，“可汤米真是一名运动家，她真是的。”

“你很了解她？”

“喔，她几乎每晚来这儿。她姓塔克顿，全名叫托马西娜·塔克顿，不过周围的人都叫她汤米·塔克。她很有钱，是老爹留下的遗产。可你知道她整天干些什么？来到切尔西，她搬进旺兹沃思布里奇那边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成天与一帮人无所事事，到处鬼混。我敢打赌，他们中至少有一半是有钱人，要啥有啥，想住进观光大酒店也可以，可他们偏偏用这种方式打发日子。唉，我真弄不懂！”

“要是你，真不会这样？”

“当然，我还有点头脑！”卢吉说，“老实说，我才开始赚点钱。”

我起身要走，顺便问问刚才吵些什么。

“喔，汤米耍上了另一名女郎的男伴。说实在的，那种男人不值得为他打架。”

“可那女郎却不这么看那男的。”我评论道。

“喔，卢倒是很浪漫的。”卢吉宽容地说。

在我看来，不该如此浪漫，但我闭口不言。

2

大约正好一个星期以后，我被《泰晤士报》上的一则讣告所吸引：

塔克女士(全名托马西娜·安·塔克顿),十月二日逝世于法洛菲尔德疗养院,享年二十岁,为已故萨里郡安伯利区卡林顿公园的托马斯·塔克顿律师独生女。择吉日举行家祭,花篮恩辞。

没有人送花给可怜的汤米·塔克,也不能享受切尔西“刺激”的生活。我突然怜悯起汤米·塔克那样的女孩来。毕竟我还是提醒自己,我怎么知道我的看法正确呢?我有什么权利说她们是虚掷生命呢?或者虚掷生命的正是我。枯燥的书斋生活,自我封闭的生活,才是虚掷生命呢!研究的都是二手货。平心而论,“我”的生活中是不是缺了点刺激?真是个新鲜念头!当然,事实上我并不要刺激。我或许该尝试一下?这种念头于我既陌生又不是特别受欢迎。

我不再想汤米·塔克,翻阅起今天收到的信件来。

主要的一封信是我堂妹罗达·德斯帕德来的,要我去帮个忙。既然我今天早上无心写作,那正好心安理得地将工作放下。

我走上皇家大道,搭出租车去朋友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家。

奥利弗太太是位闻名的侦探故事作家。她的女管家叫米利,精明能干,善于对付,使她能潜心写作。

我扬眉示意可否进去,米利热情地点头放行。

“你最好直接上去,马克先生,”她说,“她今天早上心境不佳,你或许可帮她摆脱困境。”

我登上两段楼梯，轻轻敲敲门，没等应答便直接走了进去。

奥利弗太太的工作室很宽敞，墙上贴着画有热带鸟栖息在树梢的壁纸。奥利弗太太显然有点疯狂地沿着房间踱方步，口中念念有词。她冷淡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踱方步。她的目光茫然地扫过房间，向窗外望，不时还痛苦地闭上眼睛沉思一会儿。

“可是为什么，”奥利弗太太自语道，“那个白痴为何不马上说他看见了那只鹦鹉呢？他为何不说？他不能看见它！如果他提到它，一切都给毁了，必须得有个法子……一定有……”她一边喃喃自语，一边疯狂地用手抓住灰色短发，用力扯着。然后，她突然盯着我说：“喂，马克，我真快疯了。”尔后又继续唉声叹气。

“还有莫尼卡，我越想将她写得好一点，她就越变得令人生厌……真是个傻姑娘……又爱装模作样！莫尼卡……莫尼卡？我相信是名字出的错。叫南希？会不会好一点？琼呢？几乎每个人都叫琼。安妮也一样。苏姗呢？我已经有个人物叫苏姗了。露西亚？露西亚？我坚信自己能见到露西亚了。她是红头发、套头圆领长衫……黑色紧身衣？无论如何要穿黑袜子。”

片刻的好心情又被鹦鹉问题破坏了。奥利弗太太又开始焦躁地踱方步。尔后她从桌子上拿起一些东西，看都不看便将其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她细心地摘下眼镜，装进盒子，最后放入已装了一把中国扇子的漆匣子，然后深叹一口气说：

“庆幸来的人是你。”

“别客气。”

“什么人都可能上我这儿来。或者是某个想我办次义卖的蠢妇，或者是来推销米利坚决不想要的保险卡的男人，或者是装管子的工人（如果真是的，那才算我的好运呢！）要不然，就是有人想采访我，问我一些滑稽可笑的老问题：你何时开始萌生写作的念头？你写过多少书？你一共赚了多少钱？等等。我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所以弄得我老像傻瓜一样。不过那不算什么，我正被这鸚鵡的问题逼得快发疯了。”

“什么事情使你无法解决？”我同情地说，“或许我最好还是离开这儿。”

“不，别离开，至少你可以使我觉得轻松点。”

我接受了这个有点玄乎的请求。

“来支烟吗？”奥利弗太太客套地问道，“什么地方好像有烟，打字机抽屉里找找看。”

“谢谢，我自己有。你来一支？喔，对，你不吸烟。”

“我也不喝酒，”奥利弗太太说，“真希望我会。像那些美国侦探一样，总是有点烟酒在他们的抽屉里，好像解决问题就是靠那些东西。你知道，马克，我真不敢想象现实中有人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在我看来，只要一杀人，整个罪证便昭著天下。”

“胡扯。你就写了不少这种东西。”

“至少有五十五部。”奥利弗太太说，“谋杀不是件难事，要掩人耳目却不简单。恕我直言，来的人为什么偏偏是你？你是个门外汉。”

“未必如此。”我说。

“哼，我是吃过苦头的，”奥利弗太太含糊地说，“谈谈你的想法，当B被谋杀时，有五六个人在场，而每个人都有谋杀B的动机就不正常了。除非这B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人，谁也不在乎他是否被杀以及是什么人杀的。”

“我明白你的问题了，”我说，“你既然已经成功地处理过五十五次这类题材，这次你也将会处理好的。”

“我也这样对自己说，”奥利弗太太说，“一遍又一遍，可我实在没法相信，所以我很苦恼。”

她又抓住头发，发疯似的扯着。

“别这样，”我叫喊道，“你会把头发连根拔掉的。”

“胡扯，”奥利弗太太说，“头发长得牢。我十四岁那年出麻疹发高烧，前额的头发几乎掉光了。真丢脸，可过了半年又长好了。对一名女孩子来说那真可怕，昨天我去疗养院看玛丽·德拉方丹的时候，又想起这桩事。她的头发掉得就像我那时一样，她说等她病好点后，去做个假发戴在前额。在我看来，六十岁的人再也不可能长出新头发来了吧。”

“有天晚上，我看到有个女孩的头发被另一个女孩连根拔起。”我说，声调里透出一种明显的自以为见过世面的自豪感。

“你到底去了什么鬼地方？”奥利弗太太问。

“切尔西的一家咖啡店。”

“喔，切尔西！”奥利弗太太说，“我相信，那儿什么事情都会发生。长发派、老顽固和‘垮掉的一代’。我从不写他们，我怕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我想，写自己熟悉的人保险些。”

“怎么讲？”

“外出旅游的人、住旅店的人、住医院的人、去教区开会的人、售货员、参加音乐节的人，以及购货姑娘，参加协会的和在职的妇女、徒步饱览世界风光的青年男女、店员……”

她稍稍停了一下，上气不接下气。

“看来足够你写的了。”我说。

“全都差不多。什么时候你带我到切尔西咖啡店去——正好开开我的眼界。”奥利弗太太渴望地说道。

“随时请便。今晚怎样？”

“今晚不行。我正忙着写书，或者说我正为写不出东西伤脑筋。写作这桩事就是这点最讨厌——除了文思泉涌写得顺手时，余下的时间都很折磨人。告诉我，马克，你觉得遥控杀人是不是可能？”

“你是指哪种遥控杀人？按下电钮，发出放射性死光？”

“不是，不是，不是指科幻小说，我料想，”她犹疑地说，“我是指巫术。”

“做个蜡人，再钉上钉子？”

“喔，蜡人已不再时髦了，”奥利弗太太轻蔑地说，“不过常常发生怪事——在非洲或西印度。人们总告诉你那些东西。土人就那样蜷成一团死掉。巫毒或符咒……反正，你该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那种怪事现在则认为是暗示的作用。被害人听说巫师已宣判了他的死刑，他的下意识便会继续产生作用。

奥利弗太太轻蔑地哼了哼。

“要是有人向我暗示，我注定在某天死去，我会以挫败